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 
第五回 陳清秋夜探太師府 唐鐵牛被擒八角寺

唐鐵牛巧遇了「尋夫女」，打跑了南烈門，被救了性命。唐鐵牛說：「小姐，您背著丈夫找丈夫，知道您丈夫住哪呢？」

「不知道，聽人有個荒信，說是在東京這片呢，我到這來，也沒有找到他。」

「小姐，就您這麼找，找到哪天算站呢？沒個准地方，那您就太辛苦了。」

「咳！我是斷線的風箏，水上的浮萍，就是走到海角天涯，我也一定把他找到。」

「小姐。今天太晚了，你還是請到我們狀元府去吧，啊。」

「不，我不去了，我不想打擾您了，您就快走吧。」

「要不，我給您找個廟房？」

「不必了。」姑娘呆了一會兒，長歎了一兀氣，「咳！實不相瞞，我找我丈夫，已經出來好多天了，我身上斷了盤費了。」

「咳！到狀元府您又不去，可是您在這門洞裡休息，我心裡太不落忍了。嗯，我看看，這麼著吧，我身上啊，還有幾十兩銀子，您先用著。」

唐鐵牛由身上拿出來有三十多兩銀子，姑娘把銀子可就接過去了。」

「英雄，我謝謝您了。」

「不用謝了，小姐。」

「英雄，您待我的恩惠，我不能忘，這錢日後要還的。」

「咳！小姐，用不著，你待我有救命之恩，你說我能忘了您嗎？再者說了，我花多少錢，能買我這條命啊？啊，姑娘。要沒有別的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啊，咱們以後再見。」

「好，您請回吧。」

「我走啦。」

唐鐵牛往回走，一邊走一邊想：這姑娘是怎麼回事呢？這姑娘長得這麼漂亮，帶著一個傻子，還說是他的丈夫，背著丈夫找丈夫。這個事可是個謎呀。

唐鐵牛回到了狀元府，見到了老爺李逢春，還有李老太太，先給他們老兩口子問完了好，又來到了堂樓，一推樓門，唐鐵牛進來，給三個老太太問安。周老太太，徐老太太，孔老太太，尤其是周老夫人。唐鐵牛一看見這位老人家，心裡就嘎噠一下子：咳！周景龍被拿的事，我可不能跟老太太說呀。這位老人家，這一輩子，可也夠苦的，老天官周令印被蔡京給害了，殺了一家子，在法場裡頭，老夫人跟著兒子一塊逃出來。挨門乞討，要飯守著兒子呀，娘兩個相依為命好幾年哪，老太太，一切希望都寄托到兒子身上，我要一說景龍被拿的事，老太太非暈過去不可。臨來的時候，阮英再三囑托我，我不能說呀。

「老人家，你們都好哇？」

「好好，鐵牛哇，你怎麼回來啦？」周老太太又接著說：「前敵上，你們仗打得怎麼樣啊？」

「嗯，打得挺好，連連打勝仗，您就不用擔心了。」

「景龍怎麼樣？」

「景龍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」

「那好，孩子，怎麼你這麼晚才回來呀？」

「我呀，先到駙馬府去辦點事，我這才回來，看看老人家，告訴你們都放心。您老幾位歇著吧，我到下邊再去看看。」

唐鐵牛下了堂樓，到了繡房裡，去見梁秀英和劉秀香，到那呀，跟他們姐倆說了一會兒話。唐鐵牛離開了她們倆。又來找陳清秋，蓋嬌娘。姐倆一看二哥進來了，趕忙站起來。

「三哥呀，您回來了，剛才我們聽人說了，我正想看您去呢。」

「弟妹呀，我回來呀，可有大事呀，倆弟妹呀，東京汴梁最近情況怎麼樣？太平嗎？」

「東京倒沒什麼事，每天我們姊妹兩個呀，到外頭溜兩圈，聽一聽風聲，現在這幫賊人。倒沒有什麼動靜。」

「噢，弟妹，老人家蓋世英最近情況怎麼樣？」

蓋嬌娘說：「我爹呀，他還是那麼固執，咬緊牙關，不提蔡京一個字。」

「嗯，弟妹呀，別著急，鐵打房樑磨繡針，功到自然成，慢慢的。叫老爺子回心轉意，他認識真假人就好辦了。」

「三哥，您回來說有大事，有什麼大事呀？前敵上情況怎麼樣？」

「咳！弟妹呀，周景龍被拿了。」

「啊？周景龍被拿了？」

「對呀，被外國的公主哈羞花拿走了，現在是九死一生啊，這個事誰也沒告訴，就跟你們姐倆說了，我連皇上都沒說，阮英一再囑托我，這個事保密。另外，外周的奸細麻亞裡來找蔡京來了，他們研究怎麼樣的裡通外國，勾串番兵，反大宋江山哪。」

「三哥，你聽誰說的？」

「咳，我親自所見。」是這麼這麼回事。

「三哥，這個事您弄准嘍。」

「駙馬都知道，我都跟駙馬說了。」

「三哥，既然這樣的話，為了慎重起見，您哪，到旁邊吃點飯休息休息。」陳清秋說：「今天晚上我要夜探太師府，聽聽動靜，看看麻亞裡跟蔡京他們說些什麼。」

「也好，弟妹呀，這就看你的啦。」

嬌娘說：「姐姐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」

「不，還是我自己去吧。」

陳清秋換好了夜行衣，背著單刀，掛著鏢囊，到外邊一蹀腳，縱身上房，「哧哧哧哧哧」，陳清秋高房踮矮房，矮房踮高房，一路上滾滾爬爬，躡高踮矮，就來到了太師府。由房上跳下去，跳地下象四兩棉花瓜落地一樣，輕悄悄的沒有多大的聲音。

正好跳到太師府的大廳外面，陳清秋高抬腳輕落足，輕輕地來到太師府大廳的窗戶台附近。一看。大廳裡燈燭輝煌，裡頭有人說話。陳清秋在外邊稍微呆了這麼一會兒。手指肚沾唾沫，潤濕了窗櫺紙，用手指蓋慢慢摳了一個小窟窿。一個眼睜著，一個眼合著，慢慢往裡看。

陳清秋往裡一看，當中是一張八仙桌子，旁邊站著幾個家將，上手坐著麻亞裡。下手是皇親國丈蔡京，雖然說，陳清秋沒有見過麻亞裡，唐鐵牛跟她介紹過這個人的相貌歲數。再一想，今天晚上，他們家的貴客，沒有別人了。陳清秋在外邊聽著，蔡京說話：

「麻軍師，一路上風塵僕僕，辛苦啦。」

「太師，為了我們的合作，為了我們的大業功成，將來，平分大宋國土，我辛苦點也沒有什麼，啊？哈哈……」

「來，喝茶。」

「多謝點師爺。」

「哎，對了，王爺還給太師爺帶了一件禮物呢。」

再看麻亞裡由打身上拿出一件東西來，被燈光一照，「啪啦啪啦」直反光。陳清秋仔細一瞧，是一條帶子，這個帶子呀，是用珠子穿成的。麻亞裡趕忙遞給了國丈蔡京。

「太師爺，這條寶帶叫鮫珠帶。什麼鮫珠帶呀，據說南海呀，有一種人叫鮫人，在水底下生活，他有時候到旱地來做買賣，買點食物什麼的。住在人家家裡頭麻煩煩的，臨走的時候呢，他總是要掉些眼淚，他掉下這個眼淚呢，讓主人拿盆接著，眼淚都變成珠子了，叫鮫珠。這是一個民間的傳說。」麻亞裡接著說：「太師，這條寶帶呀，是不是鮫人淚的珠子，我不知道，但這是寶珠串的，最適合老年人佩戴，要是把它係到腰裡頭，出門的時候，不加小心摔了跟頭，摔不壞。」

「哎呀，王爺想得太周到啦，我先謝謝，麻軍師，你什麼時候回去呀。」

「我呀，再過兩三天。我還有一個朋友，我們搭伴同行。」

「好哇，臨走的時候，我給王爺哈天棟寫一封信。另外我還準備了三顆夜明珠，選是我小小的一點薄禮，不成敬意。你臨走的時候呢，給王爺也捎著啊，來，喝茶！」

陳清秋再聽啊，他們倆往下也就不再提這些事情了，陳清秋一想啊，我快走吧。在這長嘍，恐怕把自己暴露了。

陳清秋一蹣腳，縱身上房，就回來了。跟唐鐵牛把這些經過一說，唐鐵牛說，這回蔡京你還跑得了啦，他得給國王哈天棟寫回信，還給三顆夜明珠，人證物證全有了，西宮娘娘光靠她枕邊風硬哄皇上，就能保住你嗎？就連西宮娘娘她也是混菩薩過河——自身難保哇。這個事要弄清楚了。一個繩拴著幾個螞蚱，飛不了他，也蹦不了你，一個也跑不了。

唐鐵牛第二天來到駙馬府，見了駙馬千歲呂剛，到了南清宮又見，八王千歲趙簡，把這些事全說了。八王爺和駙馬都告訴唐鐵牛，你要穩當住了，只要是拿住了麻亞裡，這一切事情迎刃而解，就真相大白了，這幫奸臣他一個也跑不了。

唐鐵牛回到了狀元府，到了第三天，對陳清秋、蓋嬌娘又囑托了囑托，家裡頭要多加小心。蓋嬌娘、陳清秋說：「這麼著吧：我們姊妹兩個幫著你去吧。」

「不用不用，麻亞裡他沒什麼能耐，我把他抓住之後綁到馬上，我秘密地交給駙馬千歲呂剛。」

「三哥，您可也得多加注意呀。」

「放心吧，弟妹，我走啦。」

唐鐵牛出了南門，到了十里接官廳旁邊找個樹林，他就隱蔽起來了。唐鐵牛在這呆了一會兒，就聽遠處裡馬掛鑾鈴的聲音，

「嘩楞，嘩楞，嘩楞，嘩楞，踏踏踏踏踏，」麻亞裡來了。後邊還跟著十多個人，眼看來到接官廳啦，麻亞裡把馬勒住，向送他的這幫人寒暄了一番，這幫人就全回去了。

麻亞裡來到十里接官亭把馬勒住，四下看了看，然後雙腳一點蹬，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」過了接官亭，就向南下去了。

唐鐵牛想：我在這可不能動手，我得把他呀，放出一段路去，到沒有人的地方，我再去拿他。唐鐵牛後邊就跟著他，連躡帶蹦，蹦蹦蹦蹦……大約有半里多地，唐鐵牛由打旁邊樹林裡頭蹦出來：「站住！麻亞裡！」

「呀，牛唐兄弟。你到哪去啦？我在接官亭那找你半天沒找到哇。兄弟，正好，咱哥倆一塊去吧，快回去吧。」

「上哪呀？」

「我回國，你回家呀。」

「你還回國嗎？我送你上西天吧。」

「兄弟，你說的什麼話呀？」

「我要拿你，你跑不了啦！」

「啊！兄弟呀，你開什麼玩笑呀，牛唐，哥哥雖然跟你暫短接觸，我感覺沒有得罪你的地方，再說咱倆已經對天起誓啦，兄弟。你何出此言哪？」

「麻亞裡，你少管我叫兄弟，你是外國的奸細。兩國開兵，仇深似海，兩國交戰，各為其主。我告訴你。我姓唐，我是大宋朝的唐將軍，叫唐鐵牛。麻亞裡，你好好地吧胳膊給我背過來，我把你綁起來，送到東京汴梁，咱沒事。你要跟我在這不老實，我把你踝子骨給你砸斷了！」

「啊哈 唐鐵牛，我早就料你有這一招，來人哪！」

他這麼一嚷，往這旁邊樹林裡頭，呼嚕……出來有三四十。」

「啊！」

唐鐵牛當時就愣了，這幫人裡頭，唐鐵牛有的認識，有的不認識。一看，一半是藏軍山漏網之賊呀，這裡有青蠟子——杜剛，雞鳴五鬼——韓亮，當中是綠袍僧和尚了。這個個大和尚，長的非常魁武，身上穿人綠袍，腰繫絲絛，下邊是白襪子僧鞋。手裡頭拿著一條齊眉大棍。嗚！把大棍一橫。

「唐姪子，你還跑得了嗎？」

「嗯？」唐鐵牛一看，就知道上當了。看起來皇親國丈蔡京和麻亞裡可能知道我唐鐵牛的消息了。不然的話，今天在這怎麼能埋藏這麼些個賊人呢？唐鐵牛心中一想：我命休矣，人少難擋人多，強狼難抵眾犬，這麼多人，我能打得了嗎？唐姪子一想，我有心跑，恐怕也跑不了啦，我就跟他們拼吧。由身上拿出了鐵棒槌，唐鐵牛說：「綠袍僧啊，你這和尚本應該改邪歸正啊，看來，你是死心塌地要和大宋朝為仇了？和尚，今天我讓你死無有葬身之處。」

「哼哼，唐姪子，到這個時候，你還說漂亮話，來人哪，把他給我圍住了。」綠袍僧一聲命令，這幫賊人過來，就把唐鐵牛圍住了。

唐鐵牛擺開鐵棒槌，連竄帶蹦，殺前顧後，殺左顧右，打了一陣。唐鐵牛心想：我得跑哇，回東京去搬兵。唐鐵牛打著打著往北衝殺，打算要跑，剛出去沒有幾步遠，

人家撒下了絆腿繩子。「撲騰！」把唐鐵牛就給絆趴下了。「綁！」把唐鐵牛給綁起來了。

「把他帶上山去。」綠袍僧趕忙過來，對麻亞裡一抱腕：「軍師，受驚啦！」

「長老。好說，不受驚，我謝謝，謝謝大家啦。」

「軍師，請到我的亂石山八角寺，三杯苦茶，兩杯水酒，略表寸心，與軍師壓驚如何？」

「那我就招擾了，啊，呵呵呵……」呼嚕，……押著唐鐵牛，眾星捧月，圍護著麻亞裡，就來到了高山禪堂外頭，把麻亞裡接進了禪堂。

「獻茶。」綠袍僧說：「麻軍師，一會兒準備一桌酒宴，我們給您送行。來呀，把這個姪子推進來。」

由打外頭把唐鐵牛就往裡推，唐鐵牛邊走邊想：這回可完了，這叫生有處，死有地，我該這麼死呀。現在後悔也晚啦。我為什麼不叫我倆姊妹跟著，我感覺到，到手的功勞了，沒想到又出了錯了。這叫事事有緩，事事有變，萬里有一呀。這回可是沒有人救我了，我已經到賊人堆裡頭來了。

「啪！」綠袍僧一拍桌子，「唐鐵牛你給我跪下。」

「不跪，我堂堂男子漢，大宋朝的將軍，豈能跪你毛賊草寇！」

「哼，你死到臨頭，還嘴硬嗎？唐鐵牛，你願意怎麼死？」

「長老，把他開膛摘心，割他的耳朵，拉他的舌頭，把他亂刀分屍！」

「大伙不要嚷嚷。唐鐵牛你願意怎麼死呀？」

「禿驢，腦袋掉了，碗大個疤拉，要殺有頭，要剮有肉，喝血找盆接，你不用問我，我已經落到你們手裡頭了，隨你們的便。」

「那好，我呀，不想跟你囉嗦了，我把你殺嘍，以免後患，來呀，出去把他砍了算了。」

這把唐鐵牛就推出去了。唐鐵牛往外走的時候，心裡頭核計，弟兄們哪，我見不到你們了，這叫馬渴想喝長江水，人到難處才想賓朋啊。想朋友，想他的大哥，二哥，想他的弟兄們，見不著了，這回我可真算完丁！唐鐵牛被他們推到這禪堂外頭去了。

綠袍僧說：「誰把他處置嘍？」

「大哥，讓給我。」旁邊過來一個人，背後把單刀拽出來，由身上拿出一塊青紗，把腦袋給蒙上了：

「大哥，我跟他們狀元府小八義有血海深仇，我把他處置了，也算出這口氣。」

「兄弟，那就讓給你啦。」

這個人由打禪常押著唐鐵牛走出丁禪堂……

禪堂裡綠袍僧和麻亞裡說：「軍師，咱們今天在這暢飲幾杯。酒席擺上。」

禪堂裡頭擺了幾桌酒席，綠袍僧和麻亞裡居中端坐，大伙都過來給麻亞裡敬酒。

肺亞裡說：「酒我不能貪多，我還得走路哪。」

這幫賊人，一個個畫拳行令，談笑風聲，綠袍僧跟麻亞裡嘮得也很開心。這工夫，殺唐鐵牛的人回來了，手裡提刀，刀頭有血，往上一獻：「長老，我把他殺啦，把他死屍已經推到山澗裡頭去了。」

「兄弟，那好啦，快入席吧。」

這個響馬把青紗扯下來了，揣到了身上，這個單刀這個血跡在靴子底上蹭了一蹭，單刀入鞘，入席跟他們也去喝酒去了。

麻亞裡此時一抱腕，「長老哇，天不早啦，我得告辭啦，再呆一會兒，恐怕前面我就找不到店房了。貪黑過晚就不好辦了，我得馬上走啦。」

「麻軍師，酒喝足了嗎？」

「哎，喝足了，酒足飯飽。多謝長老招待，盛情款待呀。」

「那麼著，給軍師外頭韃馬，馬喂飽了嗎？」

「草料都喂足了。」

「那好，送軍師。」

綠袍僧和這一幫響馬，送麻亞裡出了山門，綠袍僧一抱腕：「軍師，青山不改，綠水常流，咱們後會有期，但願哪，有那天，我們呢，也高官得坐，俊馬得騎，忘不了軍師的好處。軍師，我不遠送啦。」

「長老請回吧，請回吧。」

「來呀，你們幾個人再送軍師一程。」和尚派幾個人送麻亞裡下了山坡，走出一段路去，麻亞裡把馬又勒住：

「眾位呀，送客千里，終須一別，請回，請回吧。哎，我該趕路了。」

「軍師，一路保重啊。」這幫小賊也都回去了。

麻亞裡催著馬，「踏……」就往南下來了。麻亞裡催著馬走。臉喝得紅撲撲的，心裡頭也美滋滋的，一邊走一邊合計：回去跟王爺送個信，這回裡應外合，何愁大功不成。

麻亞裡騎著馬，山來有一里多地，正在往前走呢，聽旁邊有聲音，還不太大。

「大哥。」

「嗯？」麻亞裡嚇了一跳，這聲音很耳熟哇，怎麼象那個矧子唐鐵牛呢？不對不對不對，可能是我喝酒喝得耳朵發鳴，聽錯了。

他催馬還繼續往前走。「大哥留步。」麻亞裡覺著頭皮子直發麻，現在天眼看要黑了，他還得再趕出幾里路去，才能有鎮店，找店房。跟下是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漫窪野地裡頭，他心裡頭也犯嘀咕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這是唐鐵牛的聲音哪。

他催馬繼續還往前走，突然間「蹭！」唐鐵牛打樹林裡蹦出來了，手拿一對鐵棒槌。